

唐宋
八大家

古文讀本

第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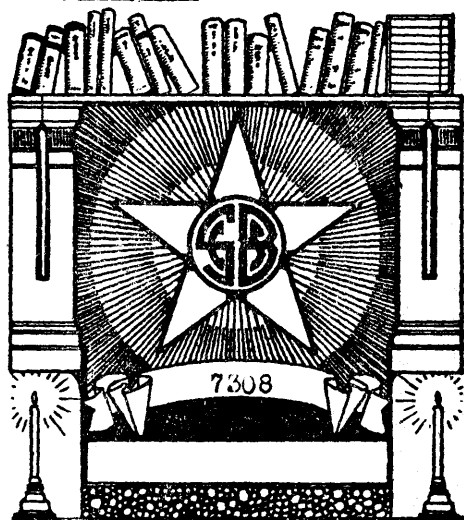
行刊社應供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008

上海图书馆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

蘇 洵 明 允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

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公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尙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

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爲忠愛之大者。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驅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

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朝。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

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自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

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取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敍諸賢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敍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至。何等意氣。何等風神。○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陽身上。極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末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上田樞密書 名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

百人作文
起句從
此篇都
出比水
之有源
木之有
根昌黎
後

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用我。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我心焉耳。我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初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

先所謂道
者只是能
文而已此
策士之習
不可爲訓

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嘗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

棄天養天
用明識

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褻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卻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燄。并長志氣。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意。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

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

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眊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

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維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

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儒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輒見其快。

■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維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

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之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聲頌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亦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之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虛空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

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而已。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

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爲恕其任易之誅。幸甚幸甚。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悱惻。足以動人。

禮論

禮原於天。本於人心。之所安。此之從。祇見文。上說老泉。其粗者多。害道以純。不家也。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

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爲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

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恥。而所以使民知恥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瀾漫六合。是爲宇內偉觀。

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

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然雖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

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卦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爲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雜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撤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

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儲同人云。離奇天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

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爲入神。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

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旣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旣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

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

鹿門以爲說詩愈支。抑亦固矣。○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此篇重變
不重權
前牛行文
似少不鍵
文可及
因六經論
中不可無
書故錄之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其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得堯之天下。而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間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古帝王處
明正大典
鄧看其機
械而當分
別觀之

爲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爲醇儒，正在此處。

春秋論

是非賞罰
立公私
道是關鍵
字是綱領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爲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

過出書為
魯之書賞
罰是魯之
賞罰為一
篇大旨從
前詰問總
為此處

以周公不
得已攝位
例夫子不
得已與魯
尋出大源
頭來

周公亦非
天子因借

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下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晉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

桓文之假
以推周
公心存
實必當
與公之意

如吳越
春秋之
類乃春
秋之類
竊其名
禮經乃
禮乃竊
其之

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東萊云：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生。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此

篇意多而不雜。

以天子之權歸之魯。是一篇主意。四難四解。反覆曲折以達之。六經論中。以此篇爲醇正。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

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旣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爲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而赴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作經以斷史。引史以正經。儒者曾經而輕史。此王安石反其說。嘗春秋爲斷爛朝報也。如作者言。始

無偏重畸輕之患。文以簡切。應從孫吳氏得之。

■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挾關於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

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郟。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

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反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其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遷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識亦實有過人者也。然非讀史者。明於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沒於粗心人者。尠矣。被老泉拈出。知史漢二家。猶得春秋遺意。後劉知幾蘇子由。但集矢二史者。猶一偏之見也。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鈞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可評。吾惟意遷固

張晏曰漢武遷麟以爲司馬遷以爲端上紀黃帝下至春秋止猶存麟也

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尙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尙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繪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書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旣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紀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敘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旣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

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概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恽。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何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鑑。無徒譏之也。

論未必皆當。然讀古人之書。正須如此搜抉。庶無眼光不到之病。

六國權書之一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

宋與契丹
只是增幣
未嘗割地
也然遠見
可卜其漸
審勢審敵
籌勢審敵
籌勢審敵
矣

燕有三晉
爲敵故後
亡非用兵
之效也

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

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亡也。論與子由篇相同。而力筆遠過。○末段積威之所劫。宋朝受蔽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能豫見。

高帝論 權書之三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瞭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比而

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歿。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有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諫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葷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

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按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強臣。用周勃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爲證。此皆老泉深文。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真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爲持平矣。此意須知。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

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

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通篇主意。全在賢者用明。而舉齊威之事以實之。聖人之誠明。一語撇開。全不說及。此終是本領鬆也。然其設喻之快。惟蘇家獨擅。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談。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由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已。夫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辨

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儒。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

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縱橫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以直懇殺身。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毋乃以術有未工乎。若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間也。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

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禁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

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魯妃論

史記載帝魯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魯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貺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

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馵鳥降。爲祀郊禩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據毛傳以折司馬氏鄭氏之說。如日月當空。雲霧解駁。此種文有關經學。黃小輩宜早誦習之。使怪異異之說。不先踞於胸中。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

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覆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

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荆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尙。所尙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尙忠。商之尙質。周之尙文。視天下之功。宜尙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尙。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尙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尙。使其子

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者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盛。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致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

宋說立言
竟全而文
弱體平勢
之亦強平
偏從弱勢
說到弱政
見轉在一
強只在爲
振作間也

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莫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

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

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全。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罰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

未然

桓公任刑
文公長者
此皆曲說
不可爲典
要也

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分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

尙威乃一篇之主。此爲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總以尙威用刑爲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積薪之

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變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

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帝皇一戰而卻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捐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資。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狃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

從志不在
小又折出
志不欲戰
深匿之情
邀賂之詐
曲曲傳出

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速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志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不以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

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而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

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尙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

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旂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其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敝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

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敝。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寇。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 任相衡論之一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

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

明仁宗孝
宗呼宰相
爲先生賜
之坐稱爲
盛事

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座。見宰相而
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
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
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
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
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
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
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
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
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
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
者。孰若使宰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
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鎮。此猶宋代之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一德。協恭交贊。令人懷古而慨然也。

御將衡論之一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啼。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績。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

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先勿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

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於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後引高祖爲御才大者之證。正喻相生。反覆曲暢。此亦縱橫家之術也。

道易假託
而老易勉
強老泉看
繼太輕所
云者乃文
貌非道也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孳孳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握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譁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

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櫟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矩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雜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入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爲刀

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爲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蹏之馬。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文法。急而求之。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鋒鋦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名揚
休善爲詩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

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

宋興百年
族法未立
有之自蘇
氏族譜始

詩亦真至
而用運似
雜真庚假
從來不相
通也

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使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伸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張益州畫像記

元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山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歛。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

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人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

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代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闐闐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茂不靡。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

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良然。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爲累碁勢。轉九手。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

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於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轂。其亂如霧。紛紛鬱擾。百里若一。洎乎順流。至於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飀。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

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無意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道不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一言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抑遏之勢。大奇。

蘇軾子瞻（上）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

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

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尙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尙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經類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尊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

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銳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學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布

學宮。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卽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卽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時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召對。旣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承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陛下道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聞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輔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

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酌。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之所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後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旣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

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鵲鵲。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動以情折以理。既偏直。亦婉曲。嚴主亦當霽容。陸務觀有感於腸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以此爲法。

■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蓆
藁私室。以待鈇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
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
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
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
如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
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
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
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
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
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三大綱中
尤以結人
心爲主以
安石新法

皆拂人心
之事也故
此條暢言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卒亦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

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利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置制三司條例司。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居。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

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

就遣使中
分出不便
於民四件

此論興水
利之害

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

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疑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向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

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功成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難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然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

於履役中
又抽出均
役言之

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以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立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

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繞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

此論均輸
之害

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問其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

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

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旣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旣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

以下言厚
風俗之事
凡四

崇寬厚

善氣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日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日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

去苛察

抑僥倖

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况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

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歲晚。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中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

東
住
厚
風
俗

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靜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俗流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

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令法今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陛下能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

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

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懼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都以喻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如此。

賈長沙之雄姿，陸宣公之整頓，兼而有之。○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斷落，作大片段文字者，須知如

此。

■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過改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

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紵。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苦力行而不止。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

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擢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虎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爲能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

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者。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卽前書之意而申言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四人失望處。卽木石亦當動心矣。無如邪說鋼蔽於中。而近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勝邪也。千古一轍。付之浩歎。○自古喪亂。每由盤樂怠教之主。若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斲削。幾至敗亡者。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子瞻指陳其

失。幾於痛哭。而安石摺撫其罪。致李定等以詩句爲謗訕。幾死御史臺獄。歐陽公謂言人主過易。言權臣過難。信夫。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

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哲宗初立時。公任啓沃之責。借宣公之苦口於德宗者。以感動之也。進宣公奏議。卽做其體。奏進文。正不必艱深其詞。○同進劄子者。爲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連子瞻六人。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

宋自市易
青苗諸法
行民無不
久官物者
舉仁宗英
宗休養生
息之民盡
歸水火王
安石之罪
其容辭乎

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卒吏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華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己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

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賦。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總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

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使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未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窮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除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往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

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充奸胥囊橐耳。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令人六月生寒粟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

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

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衛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穉。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無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詘。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神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

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搬出麻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

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生平禍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召爲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狄山論匈奴和親

遼英進讀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卽魏徵對唐太宗意。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事納忠如此。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邇英進讀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意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特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旣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之機。決於此矣。然君人者。每退君子。而進小人。何也。以忠言厭聞。而讒諂面諛者易入也。知人聽言之際。可不慎哉。

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于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麀貍之野。保全樛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
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
冊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
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矢志。妻孥
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
冠結綬。共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
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
况。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待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真至飛動。別於唐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以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繯綬。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

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敍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搆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州上表。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居於此。朝奏夕報可。宗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此表皆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其情真也。體裁開自陸敬輿。而公尤擅其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

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始終。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旣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旣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

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措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復。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

此段以民
命之可哀
動之

此段以後
患警惕之

此段以天
心之向背
戒懼之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

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訥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知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

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况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

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帝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

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稍毀銷骨。巧言鑱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莖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坟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

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脫。見中傷者多。橫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表。同一種筆墨。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

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各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朱溫。不以有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從此引出。

■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明。而吾之說。又因以全章子之說。曰。

進晉梁矢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失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亦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

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不以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

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愧於魏晉梁焉。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辨駁以足上篇之旨也未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天矯不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之者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

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以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

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寬待亂賊。緣霸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篡弑之實。乃爲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真乃支離其說。不可爲訓。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

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

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漚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擊。則危而已矣。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尙未透說。留下篇地步也。卽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闕處在。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

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

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姤之九五。以杞包瓜。言時當含章。則包之也。夬之九五。苒陸夬夬。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有剛見而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爲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爲四字。尤爲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爲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

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文勢如川雲嶺月。其出不窮。○以長公之高才。歐文忠之巨眼。而闡中遇合之文。圓熟流美。如是宜後世墨卷。不矜高格也。爲之三歎。

■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

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諷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病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

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備福由於備德。意已疏明。下就詩推開。憑空發說詩之旨。然唐以後。得此意者尠矣。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

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其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甲於桐宮之事。衆人勿疑。惟其天下不足以動之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辦大事。而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頹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

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雜援古事。近於碎矣。而道理故自秩然。此不拘法。而法自生者。宋高南渡。若豫知之。長公之識。豈近於文游談者耶。○題云某人論。乃應舉時所撰論也。題云論某人。乃志林中文字。所謂海外文也。今便學者誦習。不必更分。以時代先後爲次。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

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始皇孝宣。只及二人。此連類及之。撮事之相近者論之也。中間草蛇灰線。不拘法而能化於法。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藩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擊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鄩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鄩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鄩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

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散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慮。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以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爲不仁之案。見忍於大。而不忍於小。無非於既敗之餘。欲盜仁人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穀梁氏果爲其所欺也。得此論破之。快甚。後胡氏作傳。俱本此義。前此已有執滕子嬰齊亦不仁之一。但未若用鄆子之甚耳。

范文子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也。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

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一言。足爲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君。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柳子主情。蘇子主義。義在而情爲之屈。非漫然齷齪也。根據經史。實實還出大不忍處。是能從高處着跟脚。放眼界者。○柳子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自言此明大中之道。後世有詬予者無憾焉。自謂立論不頗。而蘇子已尋其隙而攻之矣。甚矣。立言之難也。明代胡思泉。又作論非蘇氏。此不足存。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

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篇中議論。全爲安石而發。至引司馬君實之言。卽以攻安石爲證佐矣。筆鋒犀利。是公本色。○大概論商鞅者。謂功在霸秦。罪在兼并。公以秦之富強。歸本於孝公之敦本力穡。而秦之不旋踵而亡。全緣於鞅之剝骨流血。則鞅之流毒。有同於猛獸蝥螫者矣。此真拔本塞源之論。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

井田不始於周公。破壤井田者。非李斯也。商鞅也。

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寬。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爲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卻得李斯亂天下一節。壓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一入。銳不可當。○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之說。此論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

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之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秦何其不爲之所也。

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禍。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扎。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

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承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智勇辯力四者。處之得其所。則爲天下用。失其所。則爲天下患。分富貴與共之。俾得自奮於功名之

途。亂萌無自啓也。末路撇開養士。結出先王治天下之大道。眼孔尤高。○唐末之黃巢。以不第而亂。明末之牛金星。以斥革鄉舉而歸闖賊。皆處之不得其所也。柄國者。尙加之意焉。

論始皇漢宣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諾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

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經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

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行。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文作兩大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扶蘇蒙恬之不敢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威。前一段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大段只是一事。仍只作一片看去。志林十三首皆南海作。爲公極得意文字。幾於天雨粟。鬼夜哭。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時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

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去於弑義帝時。是正論。此又翻進一層。用筆步步劃入。如短兵相接。所謂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下若云。此陳平之間。所以入也。便是庸筆。讀此。可悟敏鈍之別。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

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

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正義。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餘意。作文必如此推論。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

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
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
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不之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
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
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
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
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
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
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
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
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爲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
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談何容易
子瞻不能
得志於神
宗之朝與
哲宗初年
可以知賈
生矣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智。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中間實還出用漢文處。是蘇氏經緯責備中語語惋惜。筆力高絕。○讀此文。須知言外有漢文負生之意。

■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子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責。必集於我。昔者鼂

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志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

所以自禍歟。

斷錯失策處。眼光如炬。然錯之所以得禍者。在憎之者多。而衆之所以憎錯者。由輔導太子時。純以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蓋刑名之學。本於商鞅。古來未有能全其身者。此根本有未善處。不可不知。

策略一

共五篇
今存三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

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唐漢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

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主人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儲同人云。宋立國本弱。而仁宗在位。蒙業養安。將有優柔不振之弊。此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可與賈生策治安比肩。

宋之受弊。由於頽墮。至南渡後尤甚。而仁宗朝其先徵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後救以方。比於長沙痛。○公於仁宗朝。勉其勵精圖治。及上書仁宗。又勸其法祖養安。時勢不同。立言亦異也。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

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如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奮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

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夫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

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猥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猥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猥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狂猥。卽所謂智勇之士也。聖人以術激發之。使之踴躍奔赴。而坐收其功。正如病痿者。必振發其精神。然後可以有爲也。前伏後應。一氣相生。文之最嚴紀律者。○破庸人之論。正以開功名之門。雖分兩層。實是一意。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

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如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

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佞倖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臍臍。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

前作勢
或言處
正言不
注射情
通與不
至此方
點出愈
勢愈有
也

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

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合大小臣工。使無不通之情。以大慰天下之心。是一篇主意。行文反覆曲折。說盡蒙業養安之失。可爲龜鑑。

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策別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三厚貨財四訓兵旅四項之中又別目爲十七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

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

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辰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任人以省事。非省事也。各舉其職也。恐人誤以脫略廢弛爲省事。故以厲精率之。然又恐不明分位者。以上侵下權爲身先。故又以任人濟之。惟各舉其職。故任人所以省事。惟上不侵下權。故上率所以厲精。二者合而壅蔽決矣。前論吏胥壅蔽。由事煩而官不勤之故。真乃洞若觀火。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以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

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

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人苟安於自棄，則知終不見用，必至貪戾虐民。此自然之勢也。聖王鼓舞人才，只使之樂爲我用，而不至自棄。通篇大意，在不逆定於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前半將聖人引人爲善，反覆說來，未歸重於謫官胥吏入貲三項，前明弊政，預決於此。

■ 敦教化

安萬民之一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

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

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判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

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名實二字。是一篇眼目。引武王一段。見有其實。故其民易化。引秦漢一段。見徒有其名。故其民難化。因名實生出信義。因信義生出務實其言。務去其貪。下以簽兵增賦。爲不實其言。以加稅取利。爲不去其貪。未收到教民信。而示之以義。剴切詳明。議論亦復醇正。

教戰守 安萬民之六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

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叅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

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脆惰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不亦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

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此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覺切理厭情。中一段。可悟卻疾。可悟防亂。○戰。軍政也。今入安民策中。得古者兵民合一之理。

蓄財用

訓兵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緇蜃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

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子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

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講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一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用也。

先之以虛名。而隨較之以實。則真材用出矣。若不先之於虛名。則材不集。若不較之以實。至於材無可用。則欲并廢虛名。宋之所以不能制元昊也。前虛後實。一氣相生。蘇策每用此法。○材。乃材官材技之謂。以人材言。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

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未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悟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

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戰以氣爲主。貴乘其氣盛而用之。一人爭先。百夫屬目。此倡之說也。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士。此私之說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橫豪宕。自是老泉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入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

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邠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忽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

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

倉卒變之尤傷於輕
發廢弛之患人君易
知輕發之主患強明
人所爲也亦不免爲
臣下中其變防其者
弊當議力防其者

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輿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除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利於野。今朝廷可謂

此段只用
略過對策
中亦是一
法

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反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利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

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揅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肯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試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

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年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共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攷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論

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儲同人云。君必畏天。從衆。法祖宗。相無知人之明。必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使神宗讀之而感動。則真仁之太平。可復觀也。鹿門謂其無實。落下手處。過矣。

此借對策以諷切時事也。段段對針安石。一切飾經術以亂天下。變法制。逞剛愎。不知人。至不畏天。不從衆。不法祖宗。一一攻發。而姦黨於是切齒矣。原本從賈生來。不免過於憤激。學者條對。宜以董子爲長。○時初變詩賦爲策論。而進士所對策。皆諂諛以干進者。公時兩上書。言新法不便。而不見省。故復擬對策上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00B

4146



~~P25998~~